

《玫瑰血》
姊妹篇



玫瑰墟

八 著

漓江出版社



204504713

1247.5

337



玫瑰墟

李轻松 著

漓江出版社

450471

玫 瑰 墟

李轻松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25 插页 字数333000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册

ISBN 7—5407—2264—9/I·1395

定价: 22.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郑重声明

目前,图书市场上出现大量的“李轻松”著的所谓“玫瑰系列”丛书,系不法书商为牟取暴利、盗用本人名字所为。作者在此声明:除诗集《轻松的倾诉》,长篇小说《玫瑰血》、《末路羔羊》、《花街》、《玫瑰墟》外,所有冠以本人名字的图书均非本人所作,提醒广大读者谨防上当受骗。这些不法行为严重地侵犯了本人权益,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李轻松

1998年5月3日

目 录

第一部 随风漫游

颤栗的花朵·····	(1)
预感·····	(6)
波澜·····	(10)
心跳的感觉·····	(16)
对峙·····	(25)
灵魂的位置·····	(29)
死亡之夜·····	(36)

第二部 随波逐流

大师·····	(43)
感受快意·····	(48)
治疗的方式·····	(52)
不可思议·····	(57)
剥离·····	(63)
恐怖的红色漫天涌来·····	(67)
衰落的气息·····	(73)

孤独.....	(74)
撕开伤口.....	(79)
飘动.....	(83)
比足球疯狂.....	(88)
伤痕.....	(94)
秋天的疾病.....	(99)
在春天里感到花开.....	(102)
香气.....	(109)

第三部 独自飞翔

闪现.....	(114)
假想情人.....	(123)
在人类之外.....	(135)
流氓生涯.....	(140)
抚慰.....	(145)
羞耻与绝望.....	(149)
上天的花朵.....	(156)
红楼女子.....	(161)
断想.....	(166)
梦幻.....	(170)
摇滚.....	(175)
打开玫瑰.....	(178)
惩罚.....	(183)

第四部 虚无之上

毁灭.....	(189)
天空,天空.....	(199)

渴望腥膻.....	(203)
躁动.....	(208)
离疯狂还有多远.....	(218)
无处安宁.....	(227)
中毒.....	(231)
颓废.....	(235)
血污.....	(240)
玻璃房子.....	(245)
回味.....	(249)
优美的坠落.....	(253)
恶心.....	(258)

第五部 虚构家园

流血的快意.....	(263)
止血.....	(268)
解脱.....	(273)
碎裂.....	(281)
虚妄之一.....	(286)
虚妄之二.....	(292)
茫然四顾.....	(297)
落下.....	(302)
抵达心底的甘美.....	(307)
病态.....	(316)
有孕的怪物.....	(321)
弥漫.....	(327)
玫瑰女儿.....	(332)
在一个冬天想念艳妮.....	(337)

第六部 被风带走

一步之遥·····	(343)
幻灭·····	(348)
疾病里的朋友·····	(358)
结束之一·····	(362)
休克·····	(372)
往事是个野兽·····	(377)
夜更黑了·····	(382)
欲望的春天·····	(388)
结束之二·····	(393)
有毒的笑容·····	(399)
危险·····	(404)
返回·····	(410)
春天里的绝望·····	(415)
状态·····	(420)
海边的忧郁·····	(424)
结束之三·····	(429)
伤心的抚摸·····	(433)

尾声:致命的玫瑰

幻觉之一·····	(441)
幻觉之二·····	(443)
幻觉之三·····	(446)

后 记

孤儿时代·····	(448)
-----------	-------

第一部 随风漫游

颤栗的花朵

年轻的精神科医生林波梦幻般地从五病区走过，脚步有些飘忽。他觉得他初恋时的感觉又一次回到他的心中。他心跳加速，脚步绵软，灵魂像一阵风一样起伏不止。今天晚上，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平静下来，因为他终于又一次与他心爱的女孩子周艳妮同值一个夜班。他怕与她单独相处，同时他又希望与她单独在一起。他看见女护士周艳妮正在与患者谈话，他的心便一阵狂跳。他想叫住她，与她说些话，哪怕是单独相处一会儿。可是他终于没有鼓足勇气去喊她。他回到医生办公室，坐在漆黑的夜里发呆。

窗外的玫瑰园正送来即将开放的那种气味，使他的心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伤感。这座坐落在J城闹区的精神病院总是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气氛中。如果是在白天，它四周浓荫蔽日，病房前的那一大片玫瑰开得惊心动魄。现在是黑夜，可是林波却能闻到玫瑰那种充满血腥的气息还在萦绕。他觉得夜深人静时尤其令人恐惧。

五病区全是女患者。林波自从到精神病院工作，就一直在女病房。他也说不清为什么，自己似乎对那些女病人有着一一种特殊的迷恋和感情。他在那些女人面前，几乎总在扮演着父亲般的角

色，他倾尽全力爱护她们。这种关怀深得女病人们的拥戴，甚至有几个青春型精神病少女爱他爱得如痴如狂。有时置身于她们中间，他简直搞不清谁是患者，也搞不清自己是不是也患有精神病。他娶了一个当时还是精神病修复期的女人——安达，就曾令全院上下窃窃私语，说林波这小子真是有病，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娶个疯子呢！

林波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娶个疯子。当时，他与周艳妮正热恋。周艳妮放弃了回省城的机会而追随他来到精神病院，可是他却把他们之间三年的感情付之流水。周艳妮伤心已极，自从他结婚这一年里再也没有与他说过话。虽然周艳妮后来也调到了五病区——林波所在的病房，每日朝夕相处，可是他们仍旧形同陌路。

现在林波坐在办公室的窗前，内心被一股莫名的烦恼困扰着。是的，当时他不顾一切地娶了安达，但是经过这一年的时间，当他冷静下来，安达又重返病房；当他每日看见周艳妮的身影，听她说话谈笑，尤其看到她与别的男人谈笑，他的心便会慢慢地疼痛起来。今天当他得知这个夜班他又与周艳妮撞到一起，心中竟涌起莫名的激动。周艳妮背对着他坐在护士办公室的椅子上，隔着玻璃窗观察着窗内病人的情况。他居然想冲上前去拥抱她。

正在这时，周艳妮站在他的面前说有个患者特别狂躁，需要镇静一下，请他看看好开医嘱。他随周艳妮走进病房，见安达正在大声喧哗，这是她的老毛病了，她一犯病就说个不停，没完没了、无休无止。林波说：“给她打一支镇静剂。”他转向周艳妮说，“请跟我来一下。”

周艳妮跟林波走进他的办公室。

林波写完医嘱单递给周艳妮时趁势抓住了周艳妮的手。周艳妮愤怒地说：“松开，请松开。”

林波用近于疯狂的目光逼视着周艳妮，他说：“艳妮，我想跟你谈谈。”

周艳妮说：“跟你我没有什么话说，永远没有。”

“别这样，艳妮，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不听，我早就听够了，我不要再听！”

“你必须听，我要告诉你，我还在爱你，不能停止爱你！”

周艳妮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放声笑起来：“笑话，到今天居然还敢说爱，你也配？”

林波双手将周艳妮拥进怀中，他感到自己在颤栗，已经许久没有的颤栗，仿佛初恋时的感觉又回来了。周艳妮却感到极大的羞辱，就是这个曾经温暖的怀抱后来拥抱了别的女人，令周艳妮一想起来就痛苦不堪。她扬起手狠狠地打了林波几个大耳光，她愤恨地说：“别弄脏了我的衣服！”

林波感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难受，但他没有松开他拥紧的双手，反而越箍越紧。他任凭周艳妮怎样挣扎，就是不放弃他的愿望，他只想拥抱住她，再一次感受到她特有的气息，曾经令他心醉的气息。

周艳妮在那双熟悉的双手的抚摸中，突然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涌遍全身，继而是孤独，是迷惘，再后来是恐惧。这恐惧来得那么迅速，那么强大，仿佛一瞬间就把她吞没了。周艳妮这一个时期以来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彻底的恐惧。它来得没有缘由，就像一个无底的黑洞突然伸出一双无形的黑手，从背后把她牢牢抓住。是的，那一双黑手就是想要杀死她。她怕，怕极了！她想总有一天那双黑手会把她撕碎。她似乎总是看见天空在飘扬着自己的碎片，并闻到自己身躯的气味儿。现在，当林波把她拥在怀中时，那种恐惧便油然而生。她惊惧了一下，颤抖着说：“你是不是要杀我？”

林波一怔，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周艳妮会说出这样唐突的话来，这不像是周艳妮说的，倒像个精神病患者说的话。

林波捧起周艳妮的脸，深情地说：“我怎么会杀你？爱你还来不及呢！”

“不！你肯定是要杀我，告诉你，你别打我的主意了，我必须先杀了你。”周艳妮嗖的一声从腰间抽出刀子，明晃晃地对着林波。

林波完全糊涂了，这哪里是柔弱胆怯的周艳妮？她这是怎么了？林波一把握住周艳妮的手，他说：“艳妮，你怎么了，我是林波，你看好了我是谁！”

“杀的就是你！”

林波奋力夺下周艳妮手中的刀子，他再次怜惜地拥抱住她，不禁悲从中来。这是典型的精神病症状，作为精神科医生的林波再清楚不过了。他摇晃着周艳妮痛苦地说：“艳妮，没有人要杀你，有我在，你还怕什么？这都是我害你的，你原来不是这样的。”

周艳妮狂笑着，眼神散淡地注视着前方。这种眼神倒令林波恐惧不已。一个人的精神全都集中在眼睛里，如果他的目光散了，那么这个人的精神便处于一种崩溃的边缘了。他慢慢地松开周艳妮，看着她神情恍惚地飘出办公室。那女孩子的脚步如同一阵风，无踪无影般浮荡。他呆坐着，心里瞬间一片漆黑。

他的心里还残存着一个女孩子的味道，那是玫瑰的味道，是青春的味道。可是现在它飘散了，是他亲手毁灭的。林波心情复杂地坐了一会儿，起身叫起正在睡觉的卢丹。这时正是午夜十二点，离卢丹接夜班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林波说：“卢丹，辛苦你了，我看艳妮有点累，好像是身体不太舒服，你替她多值一会儿班，这是刚下的医嘱。”

“好。”卢丹接过医嘱单走进病区去了。卢丹与周艳妮同居一

室，平时两个人又是最要好的朋友。

林波看着周艳妮交了班往宿舍走去，才放心地回到总值班室，一头倒在床上，禁不住心潮起伏。他的眼前不时地浮现出周艳妮——他往日的恋人那张动人心魄的脸，她的那半张着的河蚌一样开启的嘴唇。他爱她那样的姿势，在他以后的经历中他再也没有遇到过像周艳妮那种多情的嘴唇。他为什么要抛弃她，为什么不顾一切地放弃三年来辛苦培养起来的爱情，而心甘情愿地娶了个疯女人？其实他早就厌倦了，当他面对安达那双呆滞的眼睛，面对她毫无表情的一张脸，尤其是面对安达那一颗沉寂的死水般的心，他便灰心丧气了。只有她野兽般的疯狂才能刺激一下他日渐麻木的心。但是林波需要爱情，需要心灵的交流与沟通，他便渐渐地怀念起周艳妮来。只可惜他以前不知道，不知道心与心的感知多么重要。

以前，他与周艳妮热恋，只要他一有心事，或者情绪有什么变化，周艳妮都明察秋毫。她像一条藤蔓一样环绕着他的脖颈，缠得他的心陡然温热起来。她的呼吸散发出一种玫瑰花的清香。他一闻到她的那种气息就安静下来，烦乱不堪的心也随之明亮起来。她常常会说：“有什么不开心，快说出来呀！”

他说：“没什么。”她便努起小嘴佯装生气，她说：“不说我也知道。”她娓娓道来，常常令他吃惊不小，他暗暗想她怎么这样细心呢！居然知道我的心事。后来他才知道女孩子的心眼细得跟针鼻似的，她们能听见针尖落在地上的声音，而男人们是听不到的，因为男人太粗心。他便说小精灵，用手指刮她的鼻子。她咯咯地笑，说以后再也不准心情不好，我可是眼珠不转地看着你呢！再玩心情，我就不跟你好了。

“我心情好不好，你怎么知道？”

“当然知道，我是坐在你心中的一个小人儿。”

“坐在我心中？我心中早让别人坐了，才没有你的位置呢！”

“谁说没有？我看你是黑了心了，让我看看，你的心到底坐着谁？”周艳妮说着就动手胳膊他，他便笑得喘不上气。他最怕胳膊，他痒肉特别多。

于是，一切的烦恼和焦躁都烟消云散了。

而如今，他纵然心情再不好，又有谁关心过他呢！好与不好都是他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与世界无关。想着想着，他的心情更不好了，如果此刻有周艳妮在身边，她的几句轻言细语、几个小小的动作就会叫他平静下来，心情豁然开朗。

然而周艳妮已与他形如路人。他真想把她们重新拥进怀里，补偿给她造成的伤害，可是周艳妮能接受吗？他想起她拿着寒气逼人的刀子、她飘忽不定的身影、她充满杀机的话，他真有些后怕，万一她要出点什么事，他这一辈子真是不得安宁。他越想越怕，便起身往周艳妮的宿舍走去。

预 感

最先发现周艳妮有些异常的当然是卢丹。卢丹与周艳妮都是护校毕业的，不过不是同届，卢丹比周艳妮早来一年，到精神病院后两个人同居一室。卢丹发现周艳妮突然变得不修边幅、懒散不堪，生活杂乱无章。而以前周艳妮不是这样的，她有洁癖，她的东西永远一尘不染、摆放整齐，谁要是动一动她就跟人发火。

一天，卢丹提醒周艳妮说你好像挺长时间没有洗衣服了。周艳妮好像根本没听见，可是过一会儿她居然把她满是经血的内裤从身上脱下来甩给小卢，说那你洗吧！

卢丹有些气愤，她凭什么给周艳妮洗染着经血的内裤？怪不得这些日子来总是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儿。女孩子对这种气味

是特别敏感的,因为她们几乎全都闻到过特殊时期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气味儿。

卢丹说真恶心!

周艳妮居然笑起来说:“恶心?恐怕你还没有见过真正恶心的东西。”

卢丹不解地望着周艳妮。周艳妮愈发笑起来,又突然收住笑,直逼着小卢的双眼问:“真正恶心的感觉是你想吐而吐不出来。”

卢丹本能地摇着头,说:“你吐不出来过?”

“是,那才叫恶心。”

卢丹惊讶得半天没回过神来。她说:“艳妮,我觉得你变化很大,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你到底是怎么了?”

“没怎么。”周艳妮从床上坐起来环顾一下四周,诡秘地说:“卢丹,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在与男人相爱时,腰间或者鞋里都藏把刀。”

“为什么?”

“防身啊!如果谁要是想杀我的话,我就先杀了他!”周艳妮说这些话时,眼里闪出一股肃杀的凶气。

卢丹倒吸了一口冷气,她觉得与周艳妮同居一室真是件恐怖的事。她说:“艳妮,是你太过敏了吧!没有人要杀你。”“不,卢丹,你不知道,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外泄的。不过,男人你总是要防着点他们的,因为,他们是野兽,是两条腿的最凶残的野兽。”

这些话让卢丹目瞪口呆。当时周艳妮刚刚与林波分手,卢丹以为是她的精神受到了刺激,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只是周艳妮怀中的那把刀让她心惊肉跳。她无法不想,一个女孩子带把刀与男人相爱会是怎样的场面。

卢丹说:“艳妮,我觉得你这样很可怕,你不觉得这念头有些

怪异吗？”

周艳妮敏感地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在说我有病吗？”

“我没敢说。”小卢说。

周艳妮有些激动地说：“我没病，难道我一个搞精神科的还不知道什么是精神病吗？小卢，你这样说让我很伤心。”

卢丹暗想这话恰恰证明周艳妮确实有点问题。一个患精神病的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有病。想到这里，卢丹有些伤感。

这时正是冬天，窗外的雪花正铺天盖地地落下来，世界显得格外安谧，一种湿漉漉的气息在天地间弥漫。

卢丹提议我们到外面走走吧！我最喜欢这下雪的气氛，内心总是有一种感动，无缘无故地想哭。

两个女孩子在雪地里“吱吱嘎嘎”地走着，这沉寂的雪地上立即有了一线生机。

雪很快就落满了她们的衣裳。她们谁也没说话，只听见雪在脚下被踩得很响。

周艳妮觉得自己仿佛被什么轻轻地覆盖着，抚摸着，安慰着，心也渐渐地平静下来。她回想起刚才内心的焦灼不安，想起对卢丹说的那不着边际的话，便有一层痛悔渐渐袭上心头。

“卢丹，别在意我对你的态度，我这段时间心情很乱，常常不能把握自己，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周艳妮挽起小卢的胳膊说。

“没关系。艳妮，我只是怕你出问题。你要把心放宽些，不就是失恋吗？谁都得经历，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四年哪，从十九岁到二十三岁，我最好的那一段日子全毁在他的手上了，一想起来我的心就疼得要命。”

“艳妮，我知道，可是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再折磨自己有什么

用？我们应该学会宽慰自己，我们的路还长呢！”

“谢谢你，卢丹，可是有时我心里不清楚，全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心中像有一团烈焰在灼烧着我，让我想杀人放火，想毁坏一切，包括自己。”

“艳妮，你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们都是搞精神科的，你完全知道这样下去的后果，那么，为什么不阻止自己呢？”

“我阻止不了，我做梦似的去做一些连自己都稀里糊涂的事。”

“你这一段天天往外跑，可别出什么事。”

“卢丹，我又恋爱了。”

两个人一时都沉默起来了。周艳妮扬起美丽的头颅迎着飘洒的雪花，任凭大雪灌进脖颈里去，她感受着雪花融化时的快意，她说真舒服啊！

卢丹说：“艳妮，我觉得你这个时候谈恋爱不太合适，你刚与林波分开，内心的伤口还没有愈合，你应该给自己一段时间疗伤。”

“不！我的伤自己治不了，我需要男人给我治疗，这是他们给我造成的，这笔债要由男人来偿还。”周艳妮坚定地说。

卢丹觉得再说什么已经无益，她望着周艳妮面向天空的脸颊，心中忽然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那预感是什么，她一时也难以说清。

这时林波正从不远处的风雪中走过来。卢丹说你看林波来了。

周艳妮问是谁来了？

卢丹又重复一遍是林波。

周艳妮说我没看见。

卢丹说你怎么能看不见，就在那儿。卢丹用手指着前方。